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後官場現形記 第七回 借公報私當場點眼 撫棺痛哭別有傷心

話說餘寶光見過了思中丞，得意洋洋回到公館。換了便服，便把起初號房怎樣不肯拿手本上去，巡捕又怎樣的刁難，自己又怎樣的耐著性兒，磨到極頂，方才見了思中丞。說得怎樣的投機，從頭至尾與他太太說了一遍。他那太太自然替他高興。但是這餘寶光的歷史，前回書已經表明過的，不是靠著他外公養活成人，偷填官照，在上海辨識這位太太，方成全得這個六品前程？他的祖宗三代，問他自己也怕交代不出。就是當初填寫官照的時候，依著葫蘆畫瓢，也不過是那麼一回事罷了。如今他偏說是他祖宗有留傳下來的鼻煙，又是那裡來的呢？他那太太就抱怨他不該對著撫台說假話，倘若一時送不出來，豈不是弄巧成拙？餘寶光道：「哄嚇詐騙四個字，是我們做官的八字真言，缺少一個字，這玩意兒就玩不圓了。你終日在家裡，除了穿點、戴點、吃點、喝點之外，那裡懂得世界上的事情。我既然在撫檯面前說是有祖宗留傳的鼻煙，我自然會找出了祖宗的鼻煙來。你真是彈著琵琶落淚，替古人擔的什麼憂！」夫妻二人閒談一回，寶光便出去做自己的正事。「勢利」二字原本出自官場。思中丞自到蘇州撫台任來，從沒有多見客。即或見客也不過是場面上。這一兩個人頭見那日轅抄上，忽然登上試用通判餘寶光稟見，便哄動了這些候補老爺。紛紛猜議餘寶光定有大來頭，如不然，平空白地中丞會見他呢？於是大家都要想來聯絡寶光，通通聲氣。從此餘公館的門口就不是早先那樣冷清清的樣兒，車馬冠蓋，鬧得個宅門如市。寶光投其所好，便要在這交際場中物色那祖宗留傳的鼻煙。常言道：上有天堂，下有蘇杭。像天堂的地方還有什麼物色不到的東西？寶光又不惜工本，不上十天半月，居然在一家舊族物色出一對大金花。嚕嚕味兒，與那日思中丞聞的一色一樣，議定價值，買它過手，加意地裝璜，便認為祖宗留傳遺物。著書的寫到此處，想起山西省一位旗下方伯，最講究聞鼻煙。同寅屬下無論餽送什麼金珠古玩，他一概不受，如有好鼻煙，送他就是——一瓶半瓶，他卻視為瑣璧。這位方伯性極廉介，從不肯白受屬下的餽送，必要一個相當的酬報。可謂上之所好，下必甚焉。暮夜苞苴，公行大道。一時差缺，大半作為鼻煙的酬報。只有一個陳縣丞，本是桂林世家。因家道中落，捐了一個縣丞，補了實缺。坐了兩年，省吃儉用，日子到也過得過去。因為是個大家出身，志大心大，終不肯久屈下位。況且與知縣同城，衙門只隔一牆，看見知縣收漕徵稅，雪白的銀子抬出抬進，豈有不眼紅心熱的！一心一念總要做一任正印官，才遂心願。但是沒有這一注過知縣班的款項，也只好留以有待。有一日，在知縣的簽押房裡談閒話，瞥眼看見書架角上放著一個玻璃方瓶，裡面裝著黑而且黃的物事。陳縣丞是留心時事的，回眼望著知縣道：「堂翁這書架角上一納子鼻煙，是新買來的嗎？」知縣道：「兄弟那裡有閒錢去買這些廢物，不知幾時翻騰出來的，還是先世留下的。閣下問他幹什麼？」陳縣丞道：「不瞞堂翁，晚生平生什麼煙全不沾，只這鼻煙一樣，從小兒聞慣了的，總覺離不開。這兩天存的聞完了，新的沒買來，忽然看了煙，覺著鼻孔裡癢癢，似乎有點像發鴉片煙癮的樣子。」說著便笑個不止。知縣道：「既是閣下賞識他，兄弟放著也沒用處。」返身伸手在書架角上將一瓶鼻煙拿過來，遞給陳縣丞說：「閣下不嫌棄，請帶回去用罷。」陳縣丞趕緊起身接過來，掀開塞子，略微挑了一些，在桌上，用中指拈著鼻上聞了一聞。故意說道：「味道很好，可惜霉了一點。然還將就可以聞得。」謝了知縣，帶回自家衙門。在鼻子上又細加評品，其味酸而帶羶，無一點躁氣，確是最上上品。用乾布把玻璃瓶揩抹乾淨，又用紅紙包好。便向知縣求了一件差事，借著名目進了省城。在藩台衙門裏到了，找著執帖門上，花了十串錢的門包，求他乾這瓶鼻煙送進大人。那執帖老爺接過手，打開包一看，只見大半瓶煙，臉上顯出有些不願意拿進去的樣子。經不住陳縣丞左一央求，右一哀告，又看這十串錢的面上，好在大人常說的：「是好東西，不能夠多得。」或者他這半納子煙果是好東西，合老爺子式，也不可。恰好有一件事要上去回，便順帶上去。藩台大人視是鼻煙如性命一樣的，見了鼻煙天大的事都不管了。叫：「快打開包來看。」一見是個四兩納子描著金花，裡面裝著只有六成煙。像水沉香色，先哈哈地笑道：「好陳東西。」即把紮口的紅絨解脫，拔去塞子，挑出二撮在煙碟上，細細地一聞，又把桌上擺的幾隻壺兒裡的煙撮出二種，比較著在鼻子上聞一回，評一回，望著執帖門上說：「這那裡來的？真是上品。咱們這幾種煙全趕不上這味兒。」執帖門上回道：「是陳縣丞孝敬老爺的。」藩台道：「你去問他，這煙是那裡謀來的，還是家藏的？」執帖門上下去問了陳縣丞，上來說道：「陳縣丞說：他一個區區磕頭蟲那裡還有什麼家藏，這煙是那知縣家藏的，他曉得老爺到處物色鼻煙，他問那知縣買了來孝敬老爺。陳縣丞又說：他並分別不出煙的好壞來，不過看著顏色似乎不是現在的東西，冒味呈上來，老爺嘗不中，丟開結了。」方伯道：「難為他留心，這煙現在花了錢都買不出的。難為他曉得我講究這煙，那知縣難到不曉得我要物色陳煙嗎？家裡現成有的，都捨不得讓給咱們一點，還要陳縣丞問他買了來，咱可白栽培他了。你再去問陳縣丞花了多少錢，叫帳房裡還人家。他一個佐雜，可憐幾兩七折八扣廉俸銀子，靠著養家活口。咱們生受他的，心也不安。」執帖門上道：「陳縣丞再三向奴才說，這半納子煙孝敬老爺，實在褻瀆得很，老爺要賞還他的價，他怎麼敢領？老爺要可憐他，隨便什麼時候栽培一下，他就今生吃著不盡了。」方伯點點頭，頗以此話為然。便吩咐叫他公事辦完快些回去，地方要緊，不要盡在省城耽擱。執帖的照著傳諭了陳縣丞。過了幾天，縣裡出了一樁不相干的案子被人上控，方伯便借著這個上控，把知縣撤任，就委了陳縣丞就近代理，收了個全漕。閒話少敘，言歸正傳。

餘寶光自物色得了兩瓶鼻煙，加意地裝璜，外面做了黃緞子繡花棉套，一層一層包裹熨貼，叫了貼心家人拿著手本送到院上去。指望這寶一定打著了孤釘。誰知天下的是萬萬不能叫人料得著。一霎時家人回來說：「是巡捕盧大老爺說：大人向來不收屬員的餽送，不便往上拿，叫原物帶轉。又說如一定要送，請老爺親自過去一趟。」寶光聞聽盧巡捕話中有話，未曾不明白。但是我是內線走好了的，還怕他刁難我！說著便叫家人僱好轎夫，帶著鼻煙親自來到巡捕房。見了盧巡捕。盧巡捕接待進去很似親熱，格外要扯交情。寶光便說：「這一匣鼻煙是大人當面吩咐兄弟辦的，好不容易今日方才辦到。請老兄替呈進去，兄弟好銷差。」盧巡捕用眼睛只朝著寶光臉上望了又望，說道：「這匣子裡光是鼻煙嗎？如夾著別樣，是不好往裡送的。將來有什麼笑話，兄弟可擔不起。潤翁須自己斟酌，大家都是同寅，不要怪兄弟沒有照應。」寶光明明猜著盧巡捕想他個一百八十的門包，故意地裝作糊塗，硬不買賬。說：「是老兄能替兄弟進呈上去就費神不去了。如若老兄不能替兄弟進呈上去，也只好改日等大人問起來的時候，兄弟當面回罷了。」盧巡捕見他不認這筆賬，也就懶得再向他糾纏，好在權操在我，那時鬧出笑話來，叫做木匠做枷自作自受，誰也怪不得誰。便悻悻地拿著鼻煙匣子說：「潤翁，且在官廳候著罷。」一直地進宅門，向簽押房走來。正正思中丞坐在椅子上看公事，盧巡捕走上去回道：「餘寶光稟奉大人面諭，鼻煙辦來了。」一隻手便把鼻煙匣子放在桌上。思中丞向來不用門上，凡有投遞公文信件均是巡捕當面呈交開折。盧巡捕照著例規就在桌上把包封拆開，拆出一隻四方金漆嵌螺小匣子。上面紅絨綆子，係著一個賽銀白銅小洋鎖匙，匣口上釘著一隻玲瓏剔透的小蝴蝶。將蝴蝶翅膀推開，現出鎖門。對上鑰匙向右一旋，叮噠一響鎖簧便開。匣內四面用五色印花洋綢裱糊，中間嵌放一對金花玻璃瓶子，金光奪目。盧巡捕雙手取出遞給思中丞。思中丞不住口稱贊：「好體面裝璜。這是講究人玩的東西，外行不能這樣考究。這鼻煙最難收拾，乾又乾不得，潮又潮不得，玻璃瓶最易起燥，內裡用了金托子就滋潤了。這是金生水的道理。裝璜雖然如此考究，可不知味兒怎麼著呢？」正要動手打開瓶子，盧巡捕把那空匣子底子朝天翻轉過兒一倒。這一倒，可把個餘寶光倒送終了。你當何事？原來餘寶光借送鼻煙為名，早在匣子底下夾了三兩一張的元豐紅票。若是在巡捕房裡講通過了，那巡捕就原封不動地皮在大人簽押桌上。寶光仗著有來路，一毛不拔。盧巡捕要顯點手段出來與大家同寅看看，故意地公事公辦，把這一張紅票敲落在桌上，湊近上去使大人看見。思中丞卻忙著開煙瓶子去，不來看他。盧巡捕道：「回大人，還有元豐三千銀子一張的票子，請大人過目。」思中丞登時倒豎雙眉喊道：「那裡來的？」盧巡捕道：「在鼻煙匣子底下倒出來的。想是餘碎預備孝敬大人的了。」思中丞罵道：「混帳！你當了這麼久的差，難道還不知道嗎？誰敢孝敬我的東西？就是這鼻煙，我原吩咐餘碎買成多少銀子，在賬房裡領價。怎麼他大膽，敢借著買鼻煙名目前來嘗試。真是膽大妄為，這還了得！快把這鼻煙同票子一齊發還他去。」一面吩咐請司道上院，這樣不顧廉恥的衣冠敗類還不該參辦嗎？」盧巡捕道：「這是餘碎荒唐，

請大人暫息雷霆。等巡捕下去傳諭，嚴嚴地申飭他一頓，教他以後不可再這樣冒失，免得張揚出去，彼此不好聽。還求大人恩典，保全餘倖的名譽。」說了又請了一安，代餘寶光邀恩。思中丞因受了人的囑托，又見餘寶光一表人才，正好借水行船。誰料被盧巡捕從中打出這個岔來，心中又恨又氣，又說不出口來，只有硬著說幾句官話。盧巡捕是近水知魚性，依山識鳥音，摸慣了思中丞性兒，故意迎合著說了幾句岔開。思中丞捻著鬚鬚說：「就是這樣，你得切切實實教訓他，要他知過必改。今日遇在我屬下可以寬容他，若是遇見別位鋒利中丞，他可經受不了了。」盧巡捕「啞，啞」地應聲退出簽押房。走出宅門，便提著嗓子叫號房：「大人吩咐，請司道大人傳首府三縣，立刻上院，招呼餘寶光不要走。」一手端著鼻煙匣子踏進巡捕房，往桌上一擱，揭去大帽。早有家人接了過去，擰上手巾來揩臉，氣鼓鼓地坐在當中一把太師椅上，說道：「今天那一門的晦氣。」且說餘寶光獨自一個坐在官廳裡面心花怒放，想道：「思中丞見了這兩瓶鼻煙，不知要怎樣高興呢！他要一高興，我的差委就八九不離十了。」自思自想，正在出神，忽聽喊叫號房請司道上院。怦然一動：不要是馬上就要委我的差事，好不快活。又聽見「傳首府三縣並招呼餘寶光不要走」的幾句，又怦然動起心來。不要弄糟糕了，趕急叫家人在巡捕房去探聽一聲，請司道是什麼事？家人往巡捕房口東張西望，只見盧巡捕坐在椅子上自言自語的罵人，滿臉堆著怒容，一群家人都圍著站在旁邊，一些也探聽不得。縮回官廳，把情形告訴寶光。寶光罵道：「不中用的東西！這點事都辦不來，等老爺自己去。」便由官廳踱到巡捕房，跨進門限，只見桌子邊上歪扭七八放著一件觸目驚心、加意裝璜的鼻煙匣。盧巡捕皺著眉毛，瞪著眼睛，見餘寶光進來，身也不抬，頭也不點。寶光此時心裡也有點明白這事，不知不覺渾身發起抖來，上下的牙齒彼此敲擊起來，三魂七魄悠悠地要由腦袋頂上直衝出來。神不自主，出又不是，進又不是，轟在房門口，好像一個像生人兒。還是柴巡捕在煙榻上欠身起來，叫聲：「潤翁，請這邊坐。」盧巡捕又在那裡問號房：「司道大人請去了沒有？」餘寶光心裡又是一跳，柴巡捕還站著讓坐。餘寶光搭訕著進來，在煙榻上坐下。屏聲息氣無一句話說。柴巡捕望著餘寶光這副神情，卻也可憐，想起初進來那種趾高氣揚卻又可氣，便叫盧巡捕道：「伙計這是怎麼辦？大家都是同寅，你把頭緒告訴餘潤翁，也好請他預備，免得臨時沒有對付。」盧巡捕道：「我先前怎麼交代過的？潤翁還當我是壞人，現在鬧糟糕了，可怪不得我。老頭子氣得不得了。吩咐請司道府縣立刻上院。這事提起千金，放下四兩。潤翁能有膽量做這事，想必就有能耐去對付，叫我怎麼著。」餘寶光聽著句句挖心，事到其間，深悔不該貪小，省一注門包，鬧出大亂子。現在無有別法，只有解鈴還是繫鈴人。哀告柴巡捕，求盧巡捕替他挽回挽回，顧全眼前體面。盧柴二人乃是向來變慣了這宗戲法，一板一眼扣得滿准。餘寶光騎在老虎背上，下來不得。惟有聽他二人擺佈，磕頭請安百般下禮，盧巡捕仍故意地刁難。千推萬諉做出許多神頭鬼腦，大言炎炎，嚇得餘寶光像個落水雞子。柴巡捕做好做歹，盧巡捕方才答應：「姑且上去碰碰看，盡我們同寅之誼。我總盡心竭力地代潤翁苦求。恩典在上頭，運氣在閣下，求不下來也就無法了。」餘寶光感激不盡道：「如承老兄情能婉為解說，總可回天之怒。」盧巡捕復戴上帽子出來，鬼算一回，見了柴巡捕說：「我說不行，何苦怨我呢！」柴巡捕說：「你上去這大半天才下來，未必一點彎沒有轉，虧你還好意思來抱怨人。」一個餘寶光在旁邊聽見盧巡捕沒有邀下恩來，又急得手足如冰，汗流浹背。生怕司道府縣一到，有別的什麼下不去。苦嘴苦臉央求盧柴二人。盧巡捕今天也把餘寶光戲弄夠了，看他苦嘴苦臉那副下作神情，不由得嘆喟一笑，道：「餘潤翁今天可苦了我了。剛才上去，老頭子還催著叫快請司道府縣，是我說了幾幾多好話，頭也碰腫了，腿也彎酸了，老頭子方才有些活動。我說這兩瓶煙並不是餘倖親手裝的，不知裝的人怎樣糊糊塗塗，把一張廢銀票當作紙來墊了底子。餘倖失於檢察，也是難辭其咎。大人在蘇州的聲名，誰人不曉？他怎敢來嘗試大人。並非卑職替餘倖申辯，其實是這個情形，說要求大人開恩。老頭子想了半天，說我不知得了你多少錢，會替你來搗鬼。柴伙計，你說冤枉不冤枉？」柴巡捕道：「咱們為朋友，就是受點冤枉也沒話說。你說後來怎樣的吩咐？」盧巡捕說：「後來老頭子說：『我向來不為己甚。既是內中有這樣緣故，也全不能怪他。但他糊塗二字終不能免，這樣糊塗人委了缺出去，將來不要誤盡地方嗎？』我聽到老頭子這兩句話，寒毛又有些倒豎起來，趕緊接口過去說：餘倖那人也不是十分糊塗的，不過這件事是出於要好太切，自己不放心自己，假手於人，誰個錯誤？若早料得也就不假手於人，這是他過於要好的壞處。老頭子方轉過這臉來說：『我絕不肯要顯自己的清廉，拿人家功名過不去。』我這時才放下心來。大約沒有什麼大要緊了，頂多得了風流處分罷了。」餘寶光千恩萬謝不離口。盧巡捕說：「潤翁把這一匣子煙同這三千兩的銀票就請帶回府，該還人家。以後可不要！」便頓住口不說。餘寶光道：「種種蒙情，兄弟是知恩必報的。」盧巡捕道：「這是大家的交情，潤翁如此說，我可不敢當。」又向著柴巡捕說了些取瑟而歌話的話，餘寶光坐不住了，便興辭出來。後來伍方伯護院年終甄別用了，工於鑽營四個字終了餘寶光。此是後話不提。

且說思中丞每天公事看完，風雨無阻，必要上會館去敘天倫之樂的。鬧得滿城風雨，舉國皆知。就連那位制軍與夫人耳朵裡頭也刮著些風聲。不過在他們仕宦人家，惟恐聞穿了，難以為情。暫且裝聾做瞎，打算制軍病輕一些離開蘇州，也就算了。獨有思中丞自以為做得慎密，無人得知，仍是天天往來不斷。制軍夫人卻暗加防範了許多。這日活該有事，制軍的夫人受了些感冒，用過晚飯回房休息。制軍要姨奶奶來陪伴，叫老婆子去了半天沒見人來。在牀上等得不耐煩起來，就扯著喉嚨叫開了。驚動他的夫人，聽見老爺大呼小喚，便翻身起來，問小丫頭：「老爺叫喚什麼？」小丫頭道：「聽見張媽說，老爺叫姨奶奶，找了半天，不知道姨奶奶上那裡去了？八分是老爺等得不耐煩，自己喊呢。」夫人連忙問二爺走了沒，小丫頭道：「二爺吃完饭，究沒看見，大約是回去了。」夫人道：「你出去查看查看。」小丫頭答應去了。夫人又喚貼身一個姓祝的老婆子來說：「老祝，我今天因為有點不舒服，大意了一點，沒有防得，到就不見了。沒有別地方去，你趕快到西院子那些什麼四方亭船廳上去，包管一找就著。」祝媽笑著往西院子走去。小丫頭由外面跑進來說：「二爺的轎子還擱在轎廳上呢！火把烘烘的，多少人都伺候著二爺呢。」夫人點頭不語。祝媽躡手躡腳，癢著頭走近夫人身邊，靠著耳朵咕嚕個不了。只見夫人臉上猶如貼上一張白皮紙，氣得發抖，伸腳下牀，蹬著鞋子，在衣架上取了一件長衫披在身上，也不叫人，一手扣著鈕子，一腳踏出房去，徑向西院子那邊小門走去。祝媽同小丫頭跟著後面走來。夫人走近耳門，便不踏出門限，閃身站在黑暗地方，反背著手，歪著頭向外去聽。有極膩極低聲音同輕輕的腳步聲由西院出來。走近耳門口，又有一種不堪入耳的聲浪。那一個腳步聲就由甬道一直走了出去，一個窈窕影子閃進耳門，飛向上房走去。夫人躲在黑暗地方看得明白是那人。趕著後頭，去伸手向前扭住那根黑而且亮的毛鬆鬆的辮子，兜過頭來，一連幾個嘴巴。罵道：「騷狐狸，你還有臉跑進來！」嚇得這如花似朵，巫山行雨歸來的神女不提防半路上遇見了兇煞，猛然看見是夫人抓住了帽辮，便拼命地掙脫，一溜煙回到自家臥房。心裡還不住地似小鹿兒跳個不止。關上房門，坐著出了一回神。想起從前在天津堂子裡的時候，何等逍遙自在。自從贖身出來，拘拘束束、沒有自由過一天。好容易得了多情多義的二爺，貼心貼己。雖然說是露水姻緣，卻也勝過那天生佳偶。只恨生成薄命，由愛生魔。忽被母夜叉撞破，敲辱一頓。原是自己事情做錯，怨不得人家。然木已成舟，悔不轉來。公館中上上下下，許多家人、老婆子，明天傳揚出來，叫我怎樣為人？思來想去，越想越不是計。窗外忽然一陣冷風吹著身上，打一個寒慄，毛骨眼覺得一根一根豎起來。桌上的洋燈來被這陣風也吹得要明不滅。幾隻玻璃花插內花的影子顛搖搖地在窗帷上亂晃。牆上掛著一面油畫小照，像對著自己要哭出的樣子的。其實那畫兒上的像怎麼會對著人要哭，都是人想入魔道，故有這些現象。若照舊套頭小說上做來，必定有什麼鬼魂出現，要尋找替代，種種的不經之談了。

且說這位制軍姨奶奶一時羞憤難忍，斬釘截鐵，拿定主意，便在項上解下了圍頸一條繡花湖縐手巾，縛在牀架子上，結好連環圈，從從容容把這搓玉粉頸承接在連環圈內。三魂渺渺，七魄悠悠，徑向極樂世界去了。等到第二日，老婆子推門進來掃地，看見牀架子上直挺挺掛著個人，嚇得亂叫。丫頭老婆一哄進去，走近去看，才知道是姨奶奶。慌慌忙忙去報知夫人說：「是姨奶奶，不知道幾莫時，在牀架上上了吊。」夫人聞報並不驚惶，冷笑一聲道：「他到爽快。」吩咐祝媽叫袁忠去稟知二爺：「請那邊派人來收殮，咱們可不能管。」祝媽看夫人神色不敢多說，去到門房照樣傳知袁忠，去報知二爺。

且說思中丞那夜由會館回到衙門，潦草看覺了些公事。得五心煩燥，放下公事，便在簽押房脫去衣服上牀獨宿。捱著枕頭翻來覆去，神魂不定，總是睡不著。聽大堂上更鼓轉了五下，才朦朧睡去。彷彿在會館西院子船廳上，一人獨坐，見冰梅窗外，一個絕

色美人咬緊牙齒指著他，欲言不語的神情。思中丞想西院子哪裡有這麼一個人呢？好不希奇。忽然「砰」的一聲天明炮響，驚醒了，方知是夢。轉身過去，愈加困倦，又復了一覺。起來洗臉，用過點心，盧巡捕進來稟知：「兩湖會館今天午時劉大人開追悼會，請大人主祭。」思中丞說：「知道了。」盧巡捕退出來。袁忠便走進去，請了安，垂手站著。思中丞見袁忠走來，倒吃一驚。說：「你來有什麼事？」袁忠說：「夫人請二爺過去。」思中丞道：「早早上有什麼事？到午上我要上兩湖會館，下半晌就來。」袁忠說：「恐怕等不到下半晌。」思中丞道：「不要是大爺又怎麼樣了？」袁忠道：「老爺不怎麼樣。」思中丞道：「大爺既不怎樣，還有什麼大不了的事。」袁忠道：「是姨奶奶昨日晚上吊死了，夫人叫奴才來請二爺過去收殮，老爺還不知道。」思中丞一句話沒有。上氣接不著下氣，只是倒抽。說：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你快回去回上夫人，我叫人過來辦就是。」袁忠請了安，各自回去。思中丞呆坐在椅子上想：她昨晚上送我到甬巷口，好好一個人，還叮囑我今日早點過去，怎麼一夜工夫平地會弔死了？不要是在西院子碰著了什麼邪氣不成？袁忠才說大爺還不知道，大奶奶叫他來請我過去收殮。他們那邊弔死人，怎麼要請我去收殮？這話說得蹊蹺。莫非昨夜工夫鬧得太大了，被什麼人看破，說與大奶奶。她羞憤自盡也說不定。須得打聽明白，不要冒失。弄得沒趣。」便叫伺候簽押房的小恩子過去探聽，快來回信。小恩子去了回來，從頭一二地回復明白。思中丞不住歎息，流了多少眼淚。事已至此，無可如何，惟有自認晦氣。派了賬房師爺過會館去辦理喪事。囑咐只要辦得預貼，不論花錢多少，賬房師爺領命而去。辦事的人就怕的是惜疼用錢。今日辦這事，思中丞當面說道只要辦得好，不惜銀錢，自然是八面俱到的。

且說思中丞派帳房師爺去後，神昏志惰，獨自吞聲忍淚，猶如萬箭鑽心，天大的事都無心去料理。等到十二點鐘，換了一套素服，排齊儀仗，去到兩湖會館。一見新寧伯劉宮保的神位，便匍匐上前，放聲大哭。兩廂陪祭、司道、晉紳見思中丞如此傷心，都也一齊落淚。直到下午三點鐘才止住哭聲。又與大眾述了些劉宮保的政事勳業，說得涕泣交流。還是陪賓再三地勸止：「中丞要保重政躬，繼續宮保的政績。」思中丞勉強節哀，命駕回衙。各位你當思中丞真個是痛哭劉宮保嗎？思中丞其實不是痛哭劉宮保，不過要借這光明磊落的勳臣，一個招魂幡來追悼那月下偷情離魂的倩女。當時，那如鸞似鵲的官紳雖然全被他蒙過，經不住那冷眼旁觀的，拿著透光鏡把他的五臟六腑、狗肺狼心都照了出來。有人做了一首樂府，題目是《撫軍哀》，且待來請教諸公，在下背誦出：

撫軍哀，撫軍哀，素車白馬長涕來。伏地哽咽不能道一字，屬吏愕胎同官猜。雲是新寧伯恩重等涓埃，今日數點知遇淚。生芻一束酒一杯，孰知撫軍別！有傷心斷腸事。寶鏡易碎，玉玦摧。撫軍有兄為留守，養痾臥游來蘇台。後房姬妾分羅列，撫軍一見笑口開。人道撫軍卻學陳平善盜嫂，我道撫軍幸有紅拂能愛才。將軍聞之怒如雷。紫霞一線，斷送玉容葬塵灰。吁嗟乎！將軍怒，撫軍哀。

這首樂府流傳到今，便作了思中丞這一段故事的鐵案，非是白眼胡謔得來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再講。